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意向立场

[美] 丹尼尔·C. 丹尼特 著

刘占峰 陈丽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丛书主编 高新民

意向立场

[美] 丹尼尔·C. 丹尼特 著

刘占峰 陈丽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向立场 / (美) 丹尼特著; 刘占峰, 陈丽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ISBN 978-7-100-11368-7

I. ①意… II. ①丹… ②刘… ③陈… III. ①哲学—
研究 IV. ①B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260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意向立场

(美) 丹尼尔·C. 丹尼特 著

刘占峰 陈丽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368-7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8

定价: 68.00 元



Daniel Clement Dennett
THE INTENTIONAL STANCE
Copyright © 1987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译出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编委会

主 编：高新民

外籍编委：Jaegwon Kim（金在权）

Timothy O'Connor（T. 奥康纳）

中方编委：冯 俊 李恒威 邴全民 刘明海

刘占峰 宋 荣 田 平 王世鹏

杨足仪 殷 筱 张卫国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总序

心灵现象是人类共有的精神现象，也是东西方哲学一个长盛不衰的讨论主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英美哲学界发生了一场心灵转向，心灵哲学几近成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中的“第一哲学”。这一转向不仅推进和深化了对心灵哲学传统问题的研究，而且也极大地拓展了心灵哲学的研究领域，挖掘出一些此前未曾触及的新问题。

反观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一方面，与西方心灵哲学的求真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在体贴心灵之体的同时，重在探寻心灵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无穷妙用，并一度形成了以“性”“理”为研究对象，以提高生存质量和人生境界为价值追求，以超凡成圣为最高目标，融心学、圣学、道德学于一体的价值性心灵哲学。这种中国气派的心灵哲学曾在世界哲学之林中独树一帜、光彩夺目，但近代以来却与中国科学技术一样命运多舛，中国哲学在心灵哲学研究中的传统优势与领先地位逐渐丧失，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

近年来国内对心灵哲学的译介和研究持续升温，其进步也颇值得称道。不过，中国当代的心灵哲学研究毕竟处于起步阶段，大量工作有待于我们当代学人去完成。

冯友兰先生曾说，学术创新要分两步走：先“照着讲”，后“接着讲”。“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前提和基础，是获取新的灵感和洞见的源泉。有鉴于此，我们联合国内外心灵哲学研究专家，编辑出版《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丛书，翻译国外心灵哲学经典原著，为有志于投身心灵哲学研究的学人提供原典文献，为国内心灵哲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丛书意在与西方心灵哲学大家的思想碰撞、对话和交流中，把“照着讲”的功夫做足做好，为今后“接着讲”、构建全球视野下的广义心灵哲学做好铺垫和积累，为最终恢复中国原有的心灵哲学话语权打下坚实基础。

学问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愿这套丛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高新民 刘占峰

2013年1月29日

献给我的邻居、朋友和老师
巴兹尔·特纳（Basil Turner）

目录

序 言	1
一 走好第一步	7
二 真正的相信者：意向战略以及它为什么有效	22
反思：真实的模式、深层事实与空洞的问题	52
三 三类意向心理学	61
反思：工具主义的再思考	96
四 理解我们自己	113
反思：青蛙（和其他动物）何时犯错	140
五 超越信念	159
反思：关于关于性	281

六 心理表征的类型	293
反思：思想语言的再思考	309
七 认知动物行为学中的意向系统：对“邦葛罗斯范式”的 辩护	322
反思：解释猴子、理论家和基因	366
八 进化、错误和意向性	391
九 快速思考	440
十 期中考试：比较和对比	460
参考文献	479
索 引	503

序 言

ix

20 余年来，本书所提出的这种意向性理论一直在逐步发展。虽然其核心思想在 1969 年出版的《内容和意识》(*Content and Consciousness*) 中就有了初步陈述，但 1971 年发表的《意向系统》(“Intentional Systems”) 引发了一系列与我所说的意向立场以及能从该立场发现的对象——意向系统——有关的文章。其中的前三篇 (Dennett 1971, 1973, 1976b) 在 1978 年出版的《大脑风暴》(*Brainstorms*) 中重印了，批评者和学生们往往认为那本书是对我的观点的权威而准确的表达。然而，我不久就发现，对我的立场的辩护在回应批评的时候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不得不编辑一本后《大脑风暴》时期的文集，在其中我打算修改、重新表述并拓展我的观点。

然而，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都散布于比较难找的书刊中，这是由于难以抗拒的聚光灯引力效应：随着一个人的思想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会应邀为越来越多的研讨会投稿，这把他的全部文献都收到了延期出版的会议文集和有特殊兴趣的文选之中。

没有什么能留下来提交给同行评议的杂志，以方便阅读。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种会令人满意的传播的不良副作用。

这些分散的文章，有6篇在本书中重印了（第2—7章），它们都配有反思，导论是一篇论述它们的志向和方法论前提的文章，随后是两篇新文章（第8章和第9章），在这两篇论文中，前面各章的主题和论证都会聚到了一些有关进化、大脑设计与意向性之间关系的相当令人吃惊的主张上。在第10章，我打算对自己的研究采取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立场，描述它在当前有关“心理状态的意向性”（the intentionality of mental states）的思考的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x 本书不是介绍我的整个心灵观，而是如有的人所说，只介绍了前半：内容。另一半意识，也需要再次重新表述（《大脑风暴》的第三部分是第一次重述），但那需要再出一本书，这是我目前正关注的。意识通常被——尤其是哲学界之外的人——看作是对唯物主义心灵理论的重要（而且绝对让人晕头转向的）挑战。然而，很奇怪，在关于心理内容（mental content）——这是本书主要研究的——的争论中，大多数重要参与者都明显在意识的话题上保持了沉默。例如，在福多（Fodor）、普特南（Putnam）、戴维森（Davidson）、斯蒂克（Stich）、哈曼（Harman）、德雷斯基（Dretske）或者柏奇（Burge）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关于意识的理论或者甚至是理论纲要。另一方面，我确实有一种意识理论（而且我始终难以理解其他人怎么能以为他们能忽略或推迟这个问题），但它的最新版本篇幅过长，难以收录到这本书里。谁若急于想了解我这后半

心灵理论的新版本，可以从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推断，例如，《怎样从经验方面研究人的意识：否则，心中会一片空白》（“How to Study Human Consciousness Empirically: or, Nothing Comes to Mind”，1982b），《我们为什么要想这样的事情，即对于我们为什么思考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究竟做了什么？》（“Why Do We Think What We Do About Why We Think What We Do？”，1982d），《反思、语言和意识》（“Reflection,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自由的空间》（*Elbow Room*），1984d，第34—43页]，《朱利安·杰恩斯的软件建筑学》（“Julian Jaynes’ Software Archeology”，1986d），《彻底否定感受性质》（“Quining¹ Qualia”，forthcoming d）和《自我作为叙述的重心》（“The Self as the Center of Narrative Gravity”，forthcoming g）。

另一个挑战也普遍被认为是唯物主义心灵理论难以化解的，即自由意志问题。对这一挑战，我写了一部专著，即《自由的空间》（*Elbow Room*），因此，在这些文章中这个话题很少再次提到。要是对我的观点还有其他重要的挑战，它们就还没被我注意到。

由于本书中此前发表过的论文时间跨度达五年多时间，它们不时被共同具有的争议、误解和修改所打断，因此很少有人

1 “quine”是丹尼特对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W.V. O. Quine）的名字进行转化而来的一个动词。依据丹尼特主编的《哲学词典》，这个词的意思是：“彻底否定某种真实的或者意义重大的东西的存在或重要性。”参见：<http://www.philosophicallexicon.com/>。——译注。

能看出最终的稳定立场，这就没什么好奇怪了。事实上，人们有时说我给批评者们提供了一个移动靶。这有一定道理。我已准备好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也乐意收回考虑不周的主张。然而，运动是相对的，如果某种东西在观察者看来变化无常、游移不定，这可能是由于观察者只有慢慢地才能看清它始终具有的形状。最近，一位神经科学家向我致敬，因为他“转而接受”了我自1969年《内容和意识》出版以来就坚定不移地坚持的一个观点，这种令人清醒的经验促使我重新评价我这些年的解释战略。在平装本绝版了几年之后的今天重读那本书，我对我学说的稳定性的印象要比对我的发展的印象深刻。在我看来，大多数变化都是扩展、推断和进一步论证，而不是改变。尽管如此，我仍可能严重低估了我那顽皮而不系统的风格所潜存的误导之处。因此，在这本书里我要尽可能停下脚步，让我的战车首尾相顾，用更有条理的方式介绍并辩护我所考虑的观点。

本书中一些此前未发表的内容，来自于我1984年在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加文·大卫·扬讲座（Gavin David Young Lectures）、1985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以及过去两三年我在各种讨论会、研讨会和座谈会上所作的讲演，我在这些讲演中所取得的大量见解都能在本书中找到踪迹。

我还要对为本书中未出版的素材的初稿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的很多人表达谢意：尤其要感谢凯瑟琳·阿金斯（Kathleen Akins），他不仅帮我构思和编辑了全书，还说服我在观点的陈述和辩护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改；还要感谢彼得·比尔里（Peter

序言

Bieri)、波·达尔鲍姆 (Bo Dahlbom)、德布拉·爱德尔斯坦 (Debra Edelstein)、(Doug Hofstadter)、皮埃尔·雅各布 (Pierre Jacob)、琼·卡尔法 (Jean Khalfa)、丹·劳埃德 (Dan Lloyd)、露丝·米利肯 (Ruth Millikan) 和安德鲁·伍德菲尔德 (Andrew Woodfield)。我还非常乐意向我的好友哈利 (Harry) 和贝蒂·斯坦顿 (Betty Stanton) 表达如今作者按惯例都要送上的赞扬，这些年来，他们使我自豪地成为了布拉德福德丛书的作者。和往常一样，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苏珊的支持和容忍，感谢我在塔夫茨大学 (Tufts University) 的同事们。

塔夫茨大学

1987 年 1 月

走好第一步

对很多人来说，谈论心灵很像谈论性：有点不雅、令人难堪，甚至可能败坏人的名声。有的人或许会说：“它自然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谈论它吗？”是的，必须谈论。很多人宁愿谈论大脑（它终究就是心灵），并且愿意相信：我们关于人所需说的一切奇妙之事，无需使用粗俗不堪、没有教养的心灵主义（Mentalistic）话语就能讲述，但现在很清楚，很多必须说的事情是不能用严格的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或者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语言来讲述的。不只是艺术和人文科学需要谈论心灵，而且各种完善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艰苦尝试，由于未曾谈论心灵，因此如今都已经被充分证明是徒劳的。

事实上，认知科学家以及思想更解放的神经科学家中间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共识，那就是：不仅对于大脑，而且对于心灵，都会——在某种意义上，必定会——有一种可靠的唯物主义科学（materialistic science）。然而，对于这种可靠的心灵科学究